雲笈七籤/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七十九　符圖部一

下一卷▶

五岳真形圖序（——東方朔）

《五岳真形》者，山水之象也。盤曲回轉，陵阜形勢，高下參差，長短卷舒。波流似於舊筆，鋒芒暢乎嶺嵲。雲林玄黃，有書字之狀。是以天真道君下觀規矩，擬縱趣向，因如字之韻，而隨形而名山焉。子有《東嶽真形》，令人神安命延，存身長久，入山履川，百芝自聚；子有《南嶽真形》，五瘟不加，闢除火光，謀惡我者，反還自傷；子有《中嶽真形》，所向唯利，致財巨億，願願克合，不勞身力；子有《西嶽真形》，消闢五兵，入陣刀刃不傷，山川名神，尊奉伺迎；子有《北嶽真形》，入水卻災，百毒滅伏，役使蛟龍，長享福祿；子盡有《五岳真形》，橫天縱地，彌綸四方，見我歡悅，人神攸同。黃帝征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擒之，諸侯咸宗軒轅為天子，代神農氏，是為黃帝。天下有不順者，從而征之，破山通道，未嘗寧居。東至於海，登太山及岱宗；西至崆峒，登雞頭；南至於江，登熊湘；北遂獯鬻，登符釜山，而邑於涿鹿之阿，遷徙往來，無有常處。察四岳，並有佐命之山，而南嶽獨孤峙無輔，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，命霍山、潛山為儲君。奏可，帝乃自造山，躬寫形像，連五圖之後。又命拜青城為丈人署，廬山為使者形，皆以次相續，此道始於黃帝耳。

東嶽太山君，領群神五千九百人，主治死生，百鬼之主帥也，血食廟祀所宗者也。世俗

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，皆歸泰山受罪考焉。諸得佩《五岳真形》，入經山林及太山，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。泰山君服青袍，戴蒼碧七稱之冠，佩通陽太平之印，乘青龍，從群官來迎子。

南岳衡山君，領仙七萬七百人，諸入南岳所部山，山神皆出迎。南嶽君服硃光之袍，九丹日精之冠，佩夜光天真之印，乘赤龍，從群官來迎子。

中嶽嵩高君，領仙官玉女三萬人，道士入其中岳所部，名靈皆來迎拜。中嶽君服黃素之袍，戴黃玉太乙之冠，佩神宗陽和之印，乘黃龍，從群官而來迎子。中嶽五土之主，子善敬之。太上常用三天真人有德望者以居之。

西嶽華山君，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，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，神並來迎。華山君服白素之袍，戴太初九流之冠，佩開天通真之印，乘白龍而來迎子。

北岳恆山君，領仙人玉女七千人，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，神皆來迎。北嶽君服玄流之袍，戴太真冥靈之冠，佩長津悟真之印，乘黑龍，而來迎子。

青城丈人，黃帝所命也，主地仙人，是五岳之上司，以總群官也。丈人領仙官萬人。道士入山者，見丈人服硃光之袍，戴蓋天之冠，佩三庭之印，乘科車，從眾靈而來迎子。

廬山使者，黃帝所命，秩比御史，主總仙官之位，蓋五岳之監司。道士入其山者，使者服硃緋之袍，戴平華之冠，佩三天真形之印，而來迎子，亦乘科車。

霍山南嶽儲君，黃帝所命，衡岳之副主也，領靈官三萬人。上調和氣，下拯黎民，閱校眾仙，制命水神，是峻險之府，而諸靈之所順也。道士入其境，儲君服青錦之袍，戴啟明之冠，佩道君之玉策而來迎子，或乘科車，或駕龍虎。

潛山儲君，黃帝所命，為衡岳儲貳，時參政事，今職似輔佐者也。道士入其山者，潛山君服紫光繡衣，戴參靈之冠，佩硃宮之印，乘赤龍之車而來迎子。

諸佐命山君，並輔弼岳君，預於位政。道士入其山，佐命服硃袍，戴仙華之冠，佩太上真形之章而來迎子，所乘無常。

東方朔言：古書《五岳真形》首目者，乃是神農，前世太上八會群方飛天之書，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。自不得仙人譯注顯出，終不可知也。凡道士欲佩圖，進取山象及書古文卷畢，以此題外面。

五岳真形神仙圖記

《神仙圖》曰：一切感到，妙應備周。或天或人，或山或水，或飛或沉，或文或質，皆是真精之信，有字總號為符。符驗證感，皆由善功。功無妄應，其路莫因。因悟立功，其符必現。現而未得，兼者由功。行未充，方應修戒，積精存神，常想真形，受符佩服。妙氣入身，智慧通達。達士通人，勤密遵崇。消災厭惡，精則有征。征則神降，所願必諧。是以三五，傳用至今。但後人善少，得之偏頗。或時遇值，旨訣不明。明之者希，希故為貴。貴不可妄得，得不可妄行。臣擇君而奏，君卜臣而傳。傳奏非人，兩受災害。下未達者，上行之宜。奏未通者，下修之宜。潛密則各保元吉，諸和則俱享利貞。君臣父子，男女師朋，更相曉喻，疑則勿行。了然無惑，正信同心，上下和睦，必通神明。玉帛鐘鼓，禮樂外形。三牲百味，嗜欲之事。日損之教，止殺之科，明者驚悟，不復曲言。今錄古跡記時，不因風移俗易，三牲可停。觀妙之徒，勿拘文以翳理。緣本取悟，必守源以究流，源一生二，二為父母，不可忘常，當存念。

《老君中經》曰：東王父者，清陽之氣也，萬神之先。治東方，下在蓬萊山，姓無為，字君解。人亦有之在頭頂，精氣為日，在左目中，名伏戲，字偃昌。西王母者，太陰之氣也。姓自然，字君思。下治昆侖之金城，九重雲氣五色，萬丈之巔。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。人亦有之在右目中，姓太陰，名玄光，字偃玉。人須得王父母兩目中護之，乃能行步，視瞻聰明，別知好醜，下流諸神。如母念子，子亦念母，精明相得，萬世常存。人之兩乳，萬神精氣，陰陽之湊液，左乳下有日，右乳下有月，王父母之宅，上治目中，游戲頭上，止於乳下，宿於絳宮，此陰陽之氣。人欲長生神仙，務和陰陽之氣。氣中有神，神驗有符。符次於神，神為符本。本是誰乎？太一父母也。太一祖宗，源本之主，父為東帝，母為西君。應感赴救，隨念而來。來無所從而來，去無所至而去。眾生大感，都應有方。寓昆萊，並立宮殿大會，集乎大嶽，位居五岳之端。符信之始，始於此方。元氣周回，北斗分下，天地交泰，父母轉居。人能得者，混合玄黃，驅使六甲，正定五行。常以歲暮，三元之朝，諸王之辰，拜訊父母。練符建德，上乘玄元，制化一切，賞罰分明。始氣蕩滌，正之以符。常起王初，受符施行。應當拜者，皆回向日晷。

《五岳真形》、《神仙圖記》，並出太玄真人。漢初，有司馬季主師事太玄仙女太玄仙

女，號西靈子都，居委羽石室大有宮中，有諸妙法，《五岳》備焉。咨受《五岳》，以奏孝文帝。帝不能勤行，又教賈誼。誼未練習，粗諳本源。文帝受厘，坐於宣室。未央殿前正室也，祠還至福祚曰厘。因問鬼神事，誼具道之。帝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為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」雖有此言，猶斥遠誼。誼既失志，法遂不行。後孝武好道，少君薦之，王母感降圖文，宣明不能專修，俄復散逸。季主同學，道士季守及西門君惠，圖讖兼精，知劉季當為天子，光武中興，詣上此科，帝務未遑，信用疏略。建武七年此年日蝕，積兩為災，陰陽變怪，四方多壘，寇逆縱橫。及至八年，上自西征。潁川盜賊、河東叛逆，京師驗動，求福神明。方士道術，頗被信用。乃徵道士郭憲，代張堪為光祿勛，從駕南郊，委以祭事，遍醮五岳，行戒立功，後不能從，茲法又絕。至桓帝時，仲甫賣算遼刀城市上，以供酒脯，為百姓祈福。外人齋禮，即皆設之，遠近歌恩，昏朝所忌。李公嘉遁，左生微行。葛孝先為孫權修之，多諸效驗。李方回為晉武修之，亦有休徵。世塵難蕩，善始少終。元帝過江，鮑太玄頻奏，王丞相雅重之。鮑為廣州長史，南海太守，化行丹天，傳授葛洪。洪傳滕叔，叔傳樂玄真，條流稍廣，約在至誠，修行唯密也。

王母授漢武帝真形圖

西王母既降漢宮，武帝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，盛以紫錦之囊。帝問：此書是仙靈方也。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？王母出以示之，曰：此《五岳真形圖》也。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，今當過以付之，乃三天太上所出。文秘禁重，豈汝穢質所宜佩乎？今且與汝《靈光生經》，可以通神勸志也。帝叩頭，請求不已，王母曰：上皇清虛元年，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，瞻海河之長短，察丘山之高卑，名立天柱，安於地理。植五岳而擬諸鎮輔，貴昆陵以舍靈仙，尊蓬丘以館真人，安水神乎極陰之源，棲大帝乎扶桑之墟。於是方丈之阜，為理命之室，滄浪海島，養九老之堂，祖瀛玄炎，長元流生，鳳麟聚窟，各為洲名。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。水則碧黑俱流，波則震蕩群精。諸仙玉女，聚乎滄溟，其名難測，其實分明。乃因山源之規矩，睹河岳之盤曲，陵回阜轉，山高隴長，周旋逶迤，形似書字。是故因象制名，定實之號，畫形秘於玄臺，而出為靈真之信。諸仙佩之，皆如傳章，道士執之，經行山川，百神群靈，尊奉親迎。汝雖不正，然數詣山澤，扣求之志，不忘於道，欣子有心，今以相與。當深奉慎，如事君父，洩失凡人，必致禍考也。

夫人語帝曰：阿母今以瓊笈妙韞，發紫臺之文，賜汝八會之書，《五岳真形》，可謂至珍且貴，上帝之玄觀矣。子自非受命合神，弗見此文矣。今雖得其真形，睹其妙理，而無《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》、《太陰六丁通真遂靈玉女之錄》、《太陽六戊招神天光

策精之書》、《左一混洞東蒙之文》、《右庚素昭攝殺之律》、《壬癸六遁隱地八術》、《丙丁入火九赤斑符》、《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》、《六已石精金光藏影化形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》、《丑辰未戌地直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》、《寅已申亥紫度炎光內現中方》。凡關此十二事者，當何以召山靈、朝地神、攝萬精、驅百鬼、來虎豹、役蛟龍乎？子所謂適知其一，未見其他。

帝下席叩頭，曰：徹，下土濁民，不誠清真，今日聞道，是生命遇會。聖母今當賜與真形，修以度世。夫人方今告徹，應須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。既蒙啟發，弘益無量，唯願告誨，濟臣饑渴。使已枯之本，蒙靈陽之潤。焦火之草，幸甘雨之溉。不敢多陳，帝啟陳不已。

王母又告夫人曰：適《真形》寶文，靈官所貴。此子守求不已，誓以必得，故虧科禁，將以與之。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，此術眇邈，必須精潔至誠，逮非流濁所宜施行。吾今既賜徹以《真形》，夫人當愛之矣。吾當億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山視童子，王子就吾所請《太上隱書》。吾以三九秘言，不可傳洩於中仙。夫人時亦有言見守，助子童之至矣。吾既難違來意，不獨執惜。至於今日之事，有以相似。後來硃陵食靈瓜味甚好，憶此久而已七千歲矣。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，畢，當匠而成之，何緣令主人稽首謝某乙流血邪？

夫人曰：環不苟惜，向不持來耳。此是太虛群文，真人赤童所出。傳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，又且宣得道者。恐徹下才，未應用此耳！

王母色不平，乃曰：天禁漏洩，犯違明科，傳必其人，授必知真者，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？妄說則洩，說而不傳，是為銜天道，此禁乃重於傳耶！別敕三官司，直推夫人之輕洩也。吾《五岳真形文》，乃太上天皇所出。其文寶妙，而為天仙之信，豈復下授於劉徹也！直以徹孜孜之心，數請川岳，勤修齋戒，以求仙之應，志在度世，不遭明師，故吾等有下眄之耳。至於教仙之術，不復限惜而傳。夫人但有致靈之方，能獨執之乎？吾今所以授徹《真形文》者，非謂其必能得道，欲使其精神有驗，求仙之不惑，可以誘進向化之徒。又欲令悠悠者，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，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！吾意在此也。子性氣淫暴，眼時不紅，何能得成真仙，浮空參差乎？勤而行之，適可庶於不死乎！明科云：非長生難也，聞道難；非聞道難也，行之難；非行之難也，終之難。良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。必何足隱之耶？

夫人曰：謹受命矣！但環蒙倒景君，無常先生，二君傳靈文，約以四千年一傳，女授女，男授男，太上科禁，以表於昭生之符矣。環以來並賢大女郎，抱簡凡六十八女子，固不可授男也。頃見浮廣山青真小童受《六甲靈飛》於太微中元君，凡十二事，與環所授者同。青真是環入火弟子，所受《六甲》，未聞別受於人，彼，男官也。今正敕取之，將以授徹也。先所以告其篇目者，亦是愍其有心，將欲堅其專氣，令且廣求，他日與之，亦欲與男，授男承科而行，使勤而方獲，令知天真之珍貴耳！非徒苟執，銜洩天道矣。願不罪焉！阿母《真形》之貴，愍於勤志，亦以授之，可謂大不宜矣！

王母笑曰：亦可恕乎！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但到浮廣山，敕青真小童出。若《左右六甲靈飛》致神之方十二事，當以授劉徹也。須臾，侍女還，捧八色玉笈鳳文之韞，以出《六甲之文》，曰：弟子柯昌言，向奉使絳河，攝南真七源君，檢校群龍猛獸事畢，過門授教，承阿母相邀，詣劉徹家。不意天靈至尊，下降於濁臭。不審起居，此來何如？侍女紀離容至，云：尊欲得金書秘字，《六甲靈飛左右策精》之文十二事，欲授劉徹，封一通付信。且徹雖有心，實非仙才，詎宜以此傳洩於行尸乎？昌近在帝處，見有上言之者甚眾，云：山鬼哭於艸聚林，孤魂號於絕域，興師而族有功，妄兵勞而縱白骨，淫酷自恣，罪已彰於太上，怨已見於天氣，囂言玄聞，必不得度世也。值尊見敕，不敢有違耳。王母笑曰：言此子者誠多然，帝亦不必推也。夫好道慕仙者，精神志念，齋戒思愆，輒除過一百。克己反善，奉敬真神，存真守一，行此一月，輒除過一千。徹念道累年，齊亦勤矣。累禱名山，願求度脫，校計功過，殆已相掩。但自今已去。勤修志誠，奉上元夫人之言，不宜復奢淫暴虐，使萬兆勞殘，急魂窮鬼破掘之訴，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！夫人乃下席起立，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韞，仰天向帝而咒曰：

天九浩洞，太上耀靈，神照玄微，清虛朗明。清虛者妙，守氣者生，至念道臻，寂感真神。役神形辱，安精年榮。授徹《靈飛》，及此《六丁》，《左右招神》，《天光榮精》。可以步虛，可以隱形，長生久視，還白留青。我傳有四萬之壽，徹傳在四十之齡，違犯洩漏，禍必族傾，反是天真，必沉幽冥，示其福禍，敢告劉徹。師主是青真小童，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，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，姓口名陵陽，字庇華，形有嬰孩之貌，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。其為器也，玉朗洞照，聖同萬變，玄鏡幽覽，才為真俊。游於浮廣，推此始運，館於玄圃，治仙職分。子在師君，爾從所願。不存所授，命必傾淪。言畢，夫人一一手指所願用節文，以示帝焉。

凡十二事都畢，又告帝曰：夫五帝者，五方之真精，六甲者，六位之通靈。佩而尊之，可致長生。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，子其寶秘焉。

王母曰：此三天太上之所撰，藏於紫陵之臺，隱以靈壇之房，封以華琳之函，韞以蘭簡之帛，約之以紫羅之索，印之以太帝之璽，受之者，四十年傳一人，如無其人，八十年可頓受二人。得道者四百年一傳，得仙者四千年一傳，得真者四萬年一傳，得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。傳非其人，謂之洩天道；得人不傳，是為蔽天寶；非限妄傳，是謂輕天老；受而不敬，是謂慢天藻。洩蔽輕慢四者，取死之刀斧，延禍之車乘也。洩者，身死於道路，受土形而骸裂；蔽者，盲聾於來世，命雕枉而卒歿；輕則禍終於父母，詣玄都而受罰；慢則曝終而墮惡，生棄疾於後世。皆道之科禁，故以相戒，不可不慎也。

王母因授以《王岳真形圖》，帝拜受之。

五岳真形圖法並序

弟子葛洪曰：夫至道無形，機妙難論，神仙之事，誠非小醜所宜緣尋。然世人不睹其門，皆謂之無。既見真驗，復肯以語人。是以清濁乖體，香臭絕倫。若道士得秘聖之書，皆當吐於一人口者，則靈真之文，將墜於獨見，何緣得存流於百代乎？洪謂傳授當必得其人，豈可都蔽邪？自江東都無有此書，若鄭君復秘而不出，則斯文永翳也。昔曾以此白鄭君曰：道書人皆有之，始《三皇天文大字》，及靈書至妙，修勤求慕時，忽聞見《五岳真形》在目錄之首，吳越之人，無有得傳，將斯文之不出，文貴而不授乎？不審先生有此書與不儻，令魚目之珠，映於九陽之光；洿丘丸石，暫眄南和之肆。若遂仰瞻天真，則洪心堅愈深。鄭君曰：此書吾似有之，傳授禁重，不可妄洩，傳非其人，罪咎必至。凡道士輩雖心希清正，而行多不備。不備則有慮禍詣，急令致禍之書而為刀鋸乎？是以先流得之者，又不敢輕以授人，便自都絕，正如此耳。卿極有心，必能通玄暢昧，是故相告，且勿宣之。吾先此書受於青牛先生，自吾受《圖》以來，未傳一人。依仙科，當傳一人，乃得絕身棄跡耳。世上波波，不可復停，行當以此文與卿。後復是一年許，七月閑夜見呼，告曰：吾方當去，可具素寫《圖》。洪乃齋戒祭受，公施用節度，皆出於鄭君也。

鄭君說：青牛先生，仙人封君達，本隴西人也。初服黃連五十餘年，入鳥鼠山中，服煉水銀百餘年，還鄉里，年如三十者。常乘青牛，故號青牛道士。行聞有疾殆死者，識與不識，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之，或為下針，應手皆愈。世多得其驗效，都不以姓字語人，人通識乘青牛為名耳。人間復二百餘年，入玄丘山中，不知所在。青牛先生言：人家有《五岳真形》，一嶽各遣五神來衛護圖書。所居山川近者，山澤神又常遣侍官防身，

兇逆欲見傷害，皆反受其殃，闢除五兵五瘟，可帶履鋒刃。又司人之奸穢，言人之不正。不正者禍身，奸穢者禍門，是以宜深忌慎。人有帶此文及執持以履山林者，其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。尊貴圖信，鬼神猶執卑降之禮，何況幾凡人而可慢墮哉！

鄭君言：在家一歲輒一祭《圖》，令人居家富昌，宦身升隆，行來詣合，兇禍遠逆，求欲得願，長生延年。若山林獨處，可虧祭也。所以然者，山林幽寂，棲心無邪，又非酒炙所出，唯當恭而已矣。家居混雜，有婦女、雞犬、塵穢生於部界，墮慢出自言語，或污濁神炁，產乳堂宇。是故齋祭靈圖，為謝災屬。以月建齋三日，又須夜半之時，出庭中，或密室中，西向，勿令人見。祭用白米粿脯二十五斤，清酒一斛，以十杯酒者一案上，無案，新布巾上亦可。燔兩爐香，大例祭，餘酒以別■盛座左，隨杯奠粿花脯，餘脯著盤盛座右。取可食菜覆祭上，令花脯在菜下，有果尤良，安施既畢，主人立而不拜，因以硃書章紙著案上，《圖》著案後。席上若別有所道，當令聲載出口，祭食，須訖也。祭畢，即於祭所室中燒章文，煙盡，取灰，以雜水湯中，令舉家各取少多，噴澡面目手足，令人目明無患，闢兵，卻鬼，去尸，安神。若家富財豐，而歇盡珍寶，欲置腆於神明，益善也。亦如祠山川，務厚耳。古人祭多用大牢或少牢，飯粿之物，殆崇厚者也。其傳授，祭用粿花脯五斤，酒二斗。凡祭胙唯得與同志人，若大祭饌多，得分一家飲食之耳。食胙者，除災闢禍，禳諸惡氣。《祭五岳文》，以好紙硃書之。

請五岳儲佐等君鄭君所出

年月歲在某日，子男生州郡縣鄉里某甲，年若干歲，謹依道明科告齋，請五岳君、霍、潛儲君、青城丈人、廬山使者、諸佐命八山神君：

東嶽泰山君，羅浮括蒼佐命。

南岳衡山君，黃帝所命霍山、潛山儲君。

中嶽嵩高山君，少室武當佐命。

西嶽華山君，地肺女幾佐命。

北岳恆山君，河逢抱犢佐命。

太岳眾官君，千山百川諸墟陵真仙，地主源澤丘阜大神、有泰清三天玄錄飛精稱下土者，皆登游降於某郡縣鄉里村中齋盛處，某昔以某年月日受先師真像如千年，按《九都千明之科》，九炁丈人昭生之符，五岳君共遣二十五神，千山百源，皆遣侍官，營衛圖書，防捍某身。某身生長濁世，動多違離。才非通真，識淺術薄。未得遠避風塵，游適林岫。抱持靈圖，汙染穢氣，文禁深重，懼以抵觸。謹告虔齋祠，誠照至心。當令某長生久視，所向無前。兇害藏匿，金石為開。精光神炁，常在身中。願欲如意，昌盛隆豐。謀議者反死，毀謗者反傷。令此二十五神、千靈侍官，長守某身，擁護靈文。日月代序，當復以聞。某居在郡縣鄉里中，因九光使者，威明大夫謹請祭文。如此細書，如道家章狀。其所書山神郡縣鄉村，上敘年月姓字，當如常法。自從後應所道，斟酌出入隨意耳。此是歲祭儀。若祭酒祭者，兼建道家之治位。鄭君云：神饗下是太上道君致神符，仙人秘魯女生所出，以付封先生者。

昔黃帝游觀六合，後造神靈，見東、中、西、北四嶽並有佐命之山，唯衡山峙立無輔。乃與昌宇、力牧、方明等章詞，三天太上使霍山、潛山為南嶽儲君，拜青城山為丈人，署廬山為使者，令總衡岳，以鼎鎮舉德真而為主。儲君者，衡山之副君也。吳越人或謂霍山為嶽，其實非正也。

授圖祭文

某以胎生肉人，白骨子孫。耽酒囂惡，流濁世務。運遇有幸，得奉大化。滌蕩穢俗，許以更始。修心慎違，希企靈真。夙夜馳競，不敢寧舍。昔以某年月日歲在某處，受先師甲乙《真形》，按《九都乾明之科》，許得傳授。謹按道法，當付良密。今有同志道士，某郡縣鄉里男生某甲，年如乾歲，小心勤翼，必能宣啟靈化，敷正神炁。即以今年月誓書，授其真圖，委繒告盟，禁以不洩。天親同心，常相愛護，不得棄元崇末，要榮希利。其五八大約，禍福所期，量己審人，任之處焉。謹齋祭以符，唯即一列上。

受圖祭文

某胎生肉人，枯骨子孫。生長濁世，染亂罪考。宿行積咎，禍高丘陵。天啟其衷，得聞聖化。心開改跡，好生樂道。仰慕靈感，思求真應。庶蒙清蕩，以延性命。常舍穢率善，願為種民。鉆求遐年，當須天啟。登山履川，亦賴靈助。注心道門，不敢攜貳。並仰貢方，物自輔信。誠以今即日，受《五岳真形》，藏戢一已，與之終始。五八有期，永無中洩。傳授相親，愛護同炁。蠲齊榮辱，天科所祐。不敢慢惰，抵犯禁綱。遵受法訣，

付之於心。謹清齋告祭，以為其始，唯即一列上，三天章奏太上。除某三尸，登書生錄。刻題玉札，緘之絳府。五方靈岳，各遣五神。千百山川，時差侍官。營守圖，永防護。某身使長生永存，壽延億千。

晉鮑靚施用法

靚按《黃帝九龠玉匱內真玄文》，此書是三天太上撰次所出。曾聞之於先達也，言西王母紫蘭宮室，通畫此象，在諸宮墉玉女仙人服衣，皆以此形畫之。昔遣中黃太一，以此圖下授名山隱逸有仙錄者，結約五八之年而傳也。自無運命之遇，莫見其篇目矣。如魯女生山中，受之皆此也。仙人玄道士佩此類文，入山林川澤，所經諸靈神，皆出郊境奉迎焉。然五嶽各有所部，東方之山則屬東嶽，其西嶽、南嶽、北嶽亦同。唯平地、江河、淮水及中央之山陵，皆統之中嶽之部也。諸入山採八石、石象、石腦、流丹珠、飛節、黃子，石髓、桂英、芝草諸神藥，自無《五岳》佩之，此仙物終不可得也。欲佩之法，以青為繒，或用白為繒，或盛以紫囊，或帶之頭上，或帶之心前，或肘後。山無大小，皆有靈神。神來見形，自稱某山某甲來迎拜也。是太上真人以為竹使策文，五岳衛此圖書，如今世人二監司之章節狀，所以丘山之神而來拜謁也。受付之法，限之四十年一傳，歃血委誓而約。人有此文在家者，五岳君各遣五神來奉衛圖文，所居山川源澤諸靈各遣侍人營護子耳。他人憎嫉，謀議口舌、兇逆賊害、及官系子者，五岳所衛二十五神，及山川侍官，即白所居之部岳君，岳君即使鬼物反害彼人自中也。奉之者，不可不淨身清神，若行邪亂慢，不尊所受，忽賤靈信，輕侮宗末者，禍至滅家，不可不慎。入山無其《真形》，則眾精壞人；採藥不得《真形》，則群靈蔽之；為道士不得《真形》，則魂炁不定，三尸亂乾；術士不得此文，皆不成。但就有此文以佩身，乃是彌綸眾神，橫行天地。在家則神人奉衛，入山則群靈奉迎，採藥服芝草則真仙營護，結疫沙害則妖災自滅爾。乃虛往實來，真驗禍福，將有道者，其秘而尊焉！漢元封元年西王母授孝武皇帝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